

談談「婦某子曰某」卜辭的理解問題

姚 萱

（上海）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教授

摘要

殷墟子組卜辭的「婦某子曰某」，與所謂「為婦子卜名之禮俗」無關，而應理解作「婦某之子名叫某者」，係名詞性結構。「婦妥子曰𠄎若」與「婦妥子亡若」，係就其人是否順若之貞，後者省略或簡化未說出子名；兩條僅言「婦𠄎子曰𠄎」與「婦妥子曰𠄎」，且處於對貞或選貞位置之辭，則應理解為簡化或省略形式的命辭，最可能係分別貞卜「𠄎」與「𠄎」兩人之疾病死生、憂患順若之類。

關鍵詞：子組卜辭、婦某子曰某、生子卜名、簡化命辭

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*Fu X Zi Yue Y* (婦某子曰某)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

Yao Xuan

(Shang Hai)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phrase *fu X xi yue Y* (婦某子曰某) in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ustom of divining proper names for ladys' children, but rather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noun phrase meaning “the child of Lady X whose name is Y.” The *fu tuo zi yue qin ruo* (婦妥子曰擊若) and the *fu tuo zi wang ruo* (婦妥子亡若) are both divination statements about whether someone will be favorable.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former statement gives the name of Lady Tuos's child while the latter does not. The *fu ning(?) zi yue zhi* (婦甯子曰戠) and the *fu tuo zi yue lin* (婦妥子曰囿) should be seen as abbreviated commands, both of which are paired with one or more command statements.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se two statements divined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*zhi* and *lin* respectively.

Keyword: Zi (子)group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; *fu X xi yue Y* (婦某子曰某); the custom of divining proper names for ladys' children; abbreviated statements

一

題中所謂「婦某子曰某」卜辭，僅見於如下一版：

(1A) 壬辰，子卜，貞：帝（婦）𠂔子曰戠。二

(1B) 帝（婦）𠂔子曰𠂔。二

——《合集》21727

研究者多聯繫再下一版為說：

(2A) 乙子（巳，子）卜，貞：帝（婦）𠂔子亡若。

(2B) 辛亥，子卜，貞：帝（婦）𠂔子曰𠂔若。

(2C) [□]亥，子[卜]，貞：帝（婦）[□]𠂔。一月。

(2D) 乙卯，子卜，貞：其矣，若。

(2E) 貞：帝（婦）衍又（有）子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788+《合補》6823（《合集》21793+《合集》21795）¹

兩版皆屬子卜辭中的子組卜辭（即林澧先生稱為「丙種子卜辭」者）。對這兩組卜辭的解讀，最為流行的是饒宗頤先生所謂「卜名」說。他引用上舉（1）和（2B）諸辭，謂：

右二條是世婦婦𠂔與婦𠂔為子命名之卜。而婦𠂔子有二名，曰𠂔，曰𠂔，在𠂔之下，有占辭曰若，若，順也，則用「𠂔」命名，是為吉卜。這正是殷人為子命名得到吉占的紀錄。²

此說影響極大，研究者多從之。或稱其辭為「命名卜辭」，稱其事為「名子禮

¹ 蔣玉斌：《《甲骨文合集》綴合拾遺（第六十一～六十五組 第二組補綴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046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0年9月3日。

² 饒宗頤：〈由《尚書》「余弗子」論殷代為婦子卜名之禮俗〉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中華書局編輯部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6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，頁157-159。上引語見頁158。

俗」、「命名禮儀」，等等。³雖見有少數異說，但亦更難令人相信。⁴信從此說者如，宋鎮豪先生認為：

以上三卜相襲。乙巳卜問的內容，可能屬「不以隱疾」而未對婦妥子命名。到第七天辛亥，為婦妥子卜名叫𠄎。但到第八天王子，又卜名子，確定婦妥子私名為𠄎，另一位宗婦婦𠄎之子的私名稱𠄎。這次的卜名子，前後經過了八天的時間。因此，說殷以生日名子，是不確切的，但文獻說的「子生三月，父親名之」，也非殷商的名子之俗，恐怕子生一月之內卜以名子，較切當時實際。⁵

按其所謂「到第八天王子」之「王子」，實純係對前舉（1A）「王辰」之錄文錯誤。由此其說關於日期與事實先後關係的推斷云云，即多落空。

前舉饒宗頤先生說首先面臨的最大疑問，是（2A）「婦妥子亡若」一辭的理解問題。（2A）跟（2B）「亡若」與「若」相對，兩辭不容說為無關；但（2A）僅言「婦妥子」而不及其名，顯然無法說為所謂「命名」云云。這是饒說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。其文引用（2B）所在的《京津》3013（《合集》21793），同版上已有關鍵的（2A）一辭，卻未加列舉，⁶蓋即與此有關。

有研究者認為，「『婦某子曰某』辭例少見，從結構來看可能為卜問『婦

³ 除後引諸說外又如，魏慈德：《殷墟 YH127坑甲骨卜辭研究》（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上冊頁152-153。趙容俊：《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（增訂本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），頁228-229「名子禮俗」節。趙容俊：〈先秦巫者的生育活動考察〉，《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安陽：中國文字博物館），會議舉辦日期：2019年10月18-20日，頁358-359。宋鎮豪主編，韓江蘇、江林昌著：《商代史·卷二：殷本紀訂補與商史人物徵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375-376。

⁴ 如馮時先生認為，「『婦妥子曰離』意即其人離開此地」，「此辭于乙巳日卜問婦妥子會有麻煩，『亡若』與『若』對貞，意即不順而有禍患，而七日後的辛亥，婦妥子以為以走為上，離開此地方可避禍」。見馮時：〈釋「離」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7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），頁90。郭靜云先生標點作：「乙巳卜，貞：婦妥，子，亡若？」；「辛亥子卜，貞：婦妥，子曰：𠄎若？」認為「婦和子並不是表達母子的關係」云云。見郭靜云：《天神與天地之道：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上冊，頁165。

⁵ 宋鎮豪：《夏商社會生活史（增訂本）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上冊，頁259-264「名子禮俗」節。上引文見頁262-263。又宋鎮豪主編，宋鎮豪著：《商代史·卷七：商代社會生活與禮俗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六章《婚姻禮俗》第二節「生育和子息」，頁437-442「名子禮俗」節，頁440-441同。

⁶ 常耀華先生謂：「𠄎、𠄎、𠄎三人，他們都是初生的嬰兒，子為他們卜名」云云，亦未引另一辭（2A）。見常耀華：《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），頁57。

某』之子的命名。『婦妥子亡若』則是卜問子嗣是否有負面的情況」。⁷按如此理解，則導致同版本有密切關係的兩辭，其意義卻不能統一——二者皆係有關「婦妥子」之「若」之貞，其理解卻大相徑庭，這是說不過去的。或謂（2A）「這條卜辭仍以從母稱子的方式稱呼當事人，可見前卜〔引按：謂（1）即《合集》27127兩辭〕未對婦妥子之名作出決定。因此，再過六天後在同一塊龜版上又作了……〔引按：即辭（2B）〕設若辛亥日之卜決定了婦妥子名為禽，則婦妥子今後便可以『子禽』之名行之，前面的子字代表身分，後面一字即為私名」。⁸按如此解釋，無法同樣適用於大量僅說「婦某子」而不言其私名的卜辭（見後舉）。

「婦妥子亡若」一辭，可對比子卜辭中的如下諸辭：

（3）乙丑[卜]，貞：* 𠂔（鼓）亡若。

——《合集》22412（《合集》4845重片）[午組]

（4A）庚辰卜，貞：* 𠂔（鼓）亡若。

（4B）庚辰卜，貞：𠂔 宁（賈）亡若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896+21898+《英藏》1911⁹[圓體類]

（5）庚辰卜，貞：𠂔、𠂔亡若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954[圓體類]

（6）丙辰：𠂔（非）亡若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985[圓體類]（可對比《合集》21987[圓體類]：

「戊午：𠂔（非）隹（唯）困（憂）。」）

（7）戊子，貞：雀亡若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900甲（《乙編》1314）[劣體類]



（8）目亡不若。


——《合集》21828[子組]

⁷ 江俊偉：〈殷墟甲骨文「婦某」角色析論〉，宋鎮豪主編：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10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），頁280-281。



⁸ 趙林：《殷契釋親：論商代的親屬稱謂及親屬組織制度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29。

⁹ 蔣玉斌：《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（300組）》之第64組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5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1年3月20日。




可見「婦妥子」的語法地位與上舉諸人名或「人名+身份」（「賈」）相當，就應係實指婦妥之某子。卜辭只說「婦某子」而不出其名者，其例甚多。如「帚（婦）好子」（《合集》2652、2675）、「帚（婦）嫫子」（《合集》2812、17068）、「帚（婦）鼠子」（《合集》14118-14121）、「帚（婦）嬭子」（《合集》2783、2784、14122）、「帚（婦）婁子」（《合補》6603）、「帚（婦）菑子」（《英藏》1770），等等。諸辭多係貞卜其人是否「疾」、「（死）」，¹⁰以及為之舉行禦祭等等，都不說出私名。子卜辭中之例如：

（9）丁卯，貞：帚（婦）同子不疾.

——《合集》22395（《京人》3239）[婦女類]

（10）帚（婦）娵子（疾）不（延）。二

——《合集》22246【《綴彙》179（《合集》22247+）同，
係第一卜】[婦女類]

總之，（2A）「婦妥子亡若」一辭，只能理解作「婦妥之子（某）沒有順若」。相應地，（2B）「婦妥子曰若」，也就只能理解作「婦妥之子名叫『』者順若」。結合起來看，前一辭的「婦妥子」，所指應該也是「」此人。這裏頭的關鍵，是對「曰」字及其結構關係的理解。

二

最適合與上述對比的，是著名的四方風刻辭（下僅錄「東方」一條，餘者暫略）：


（11）貞：帝（禘）于東方曰析，鳳（風）曰（協），率（禱）年。

——《醉古集》73（《合集》14295+）

（12）東方曰析，鳳（風）曰（協）。

——《合集》14294

（11）可對比：

¹⁰ 「（死）」及後文所引卜辭之「*因（死）」，皆參看張昶：《說「死」、「葬」》，待刊稿。

(13) 𠄎三(四)羊、南三(四)，卯于東方析三牛、三羊、南三𠄎

——《英藏》1288

(11) 和 (13) 皆係貞卜之辭，「『東方曰析』義為『東方曰析者』」，是「定語放在中心語之後」之例；¹¹ (13) 的「東方析」，「析」與「東方」則係同位語關係。二者又皆為「東方曰析」或「東方析」再作「于」之介詞賓語。(12) 則係表譜刻辭而非卜辭，分別記載四方之名與四方風之名，其文應理解作「東方叫作析」，是一個主謂賓齊全的句子，表陳述。它與 (11) 的「東方曰析」，雖然字句全同，但其結構其實是大不一樣的。還有，(11) 和 (12) 二者的「風」，實皆承上省了「東」字，或者說，前面的「東」字是要貫下一直管到「風」的，其文所完整表達之義應係「東方曰析，東風曰協」。

上述 (11) 與 (13) 或加「曰」字或不加，其所指相同但結構有別，分別係定語後置與同位語關係，相類者又如西周金文中的如下兩例（釋文用寬式）：

遣尊（《集成》5992）、遣卣（5402）：唯十又三月辛卯，王在序，賜遣采曰趙，賜貝五朋。

靜鼎（《銘圖》02461）：王曰：靜，賜汝鬯、旂、市、采罍。

「采曰趙」即「采邑叫作『趙』者」，「采罍」即「采邑罍」，二者關係，與前舉「東方曰析」與「東方析」相同。又如，戰國齊陶文常見「某里陶者某」、「某里人某」、「某里某」，亦多加「曰」字作「某里陶者曰某」、「某里人曰某」、「某里曰某」。以上諸例，皆係表達同一所指但結構不同，是表述方式上的變化。

另一方面，陶文「某里陶者曰某」等，又並非主謂賓結構，它不是要「陳述」「某里的陶者叫做某名」這樣一個「事實」，而係整體為名詞性結構，所起的作用是要「標記」「（作此陶器者為）某里的陶者叫某名者」。與此相對的例子，如戰國齊量器陳純釜（《集成》10371）銘末之「敦者曰陳純」，其意就是要

¹¹ 張玉金：《甲骨文語法學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57-158。但將上舉《英藏》1288的「東方析」亦看作「『析』是『東方』的後置定語」，按研究者多將其看作同位語。另徐寶貴先生將（11）及同版相關諸辭看作所謂不加重文符號的重讀，釋作如「貞：帝（禘）于東方，[東方]曰析，鳳（風）曰協（協），奉（禱）年」等的形式。見徐寶貴：〈甲骨文「帝於北方曰伏」等卜辭的讀法〉，饒宗頤主編：《華學》第8輯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89-91。其說並得到李家浩先生的贊同，見李家浩：〈甲骨文北方神名「勺」與戰國文字从「勺」之字——談古文字「勺」有讀如「宛」的音〉，《文史》2012年第3輯，頁29-30。恐不可從。

記載「敦治此器者名為陳純」，是一句主謂賓齊全的表陳述之語。戰國秦封宗邑瓦書末云「大田佐敖童曰未，史曰初」，情況相類。

著名的兒氏家譜刻辭（《英藏》2674正），記錄兒氏家族的父子、兄弟關係等多代十三人，如謂「雀子曰壺，壺弟曰啟，壺子曰喪」，等等。¹²陳夢家先生曾誤將前引（1B）與之同列為「家譜」，裘錫圭先生已指出其誤。¹³由此亦可見二者確有相近之處。但其性質不同，表面看來相同的結構所表之義實有別，亦可與上所述相印證。家譜刻辭的「某子曰某」，係主謂賓結構，與前引同為表譜刻辭的四方風名同；貞卜之辭中的四方風名，如前所述，則係定語後置的名詞性結構。我們認為，「帚（婦）妥子曰斂若」的「帚（婦）妥子曰斂」，也同為定語後置的名詞性結構，與一般標點作「帚（婦）妥子曰斂，若」並將「帚（婦）妥子曰斂」理解為「婦妥之子名字叫斂」即主謂賓結構者，其間分歧正在於此。

（11）「東方曰析風曰劓」作介詞賓語，與前舉金文「采曰趙」作「賜」的賓語相類。同樣地，「婦妥子曰斂若」，係「婦妥子曰斂」作主語，此亦不乏其例。如西周金文中季姬方尊（《銘圖》11811）「厥師夫曰丁以厥友廿又五家誓（？）」，《穆天子傳》卷五：「有虎在於葭中，天子將至，七萃之士曰高奔戎請生搏虎，必全之，乃生搏虎而獻之天子。」

（11）的「帚于某某禱年」，亦可對比：

（14）貞：出于大甲舉（禱）年。

——《合集》10114

（15A）丁未卜：又于岳舉（禱）禾（年）。

（15B）庚戌卜：又于岳舉（禱）禾（年）。

——《合集》33290（33291、《村中南》326同文）

（16A）[庚]午卜：方帝（禘）三豕出（又）犬，卯于土（社）宰，舉（禱）雨。二月。

（16B）庚午卜：舉（禱）雨于岳。

——《合集》12855

¹² 參看陳光宇：〈兒氏家譜刻辭綜述及其確為真品的證據〉，宋鎮豪主編：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6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268-297。



¹³ 裘錫圭：〈評《殷虛卜辭綜述》〉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雜著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89。

它們實皆應連作一氣讀來理解，係連動關係。(16A) 辭即「方禘三豕又犬卯于社宰禱雨」，(11) 辭即「禘于東方曰析風曰荔禱年」，亦即「禘于東方析風荔禱年」。「東方曰析風曰荔」的身份和功能，與上舉「大甲」、「岳」等相當。同樣地，「禘(婦)妥子曰擊若」的「禘(婦)妥子曰擊」的身份和功能，也跟前舉「雀亡若」之「雀」等相類。

三

再看前舉(1A)、(1B)兩辭。按一般理解，首先就會面臨如下疑問。

這兩辭所在的《合集》21727係一版整龜，它們分別位於右前甲與左前甲相對位置，其兆序數皆為「二」，(1B)且承(1A)省去前辭。按龜甲刻辭中大量的存在這種關係的卜辭，要麼係正反對貞，要麼為選貞以及就某事項或某狀態而「逐一貞卜」者。如這兩辭同版自上而下右左方相對的如下幾組：

庚申，子卜，貞：隹目(以)豕(?)，若直。一——弗目(以)。一
 丙戌，子卜，貞：丁不我。二——由。二
 丙戌，子卜，貞：我亡乍(作)口。二——又(有)。二

又可對比同為子組卜辭、且其內容亦與「婦某」之「子」有關的如下一版：


(17A) 戊子卜，貞：禘(婦)衍又(有)子。二

(17B) 戊子貞：禘(婦)黍又(有)子。二

(17C) 戊子貞：禘(婦)*^{*}豈(鼓)又(有)子。二

——《合補》6822

此亦係一整龜，其上共上引三條刻辭，(17B)和(17C)亦分別位於右前甲與左前甲相對位置。

但(1A)和(1B)兩辭之關係，按照一般所謂「生子卜名」的理解，卻既非為同一子擇取同一名之正反對貞，又非為同一子擇取不同之名的選貞(如作「禘(婦)妥子曰擊。○禘(婦)妥子曰。」)，這顯然是很奇怪的。

按照前述對「曰」字的認識，這兩辭就只能理解為，它們分別係作為貞卜焦點的兩個名詞性結構；兩者關係的實質，仍屬於「選貞」。至於所卜到底是關

於「戠」與「喜」兩人的何事或何種狀態，則省略或簡化未說出。

殷墟卜辭中有很多命辭只作一兩個字者。其中名詞性質的如，《合集》6078有「般」、「先」兩條（同卜之辭《合補》1830=《合集》6079+5536作「自般」、「先」），係兩個常見人名，亦常作選貞卜辭的焦點。早期自組卜辭中卜旬、卜夕之辭的命辭大都只有一個「旬」字或「夕」字，也偶見於其他類組的較早時期卜辭中；裘錫圭先生已經指出，其性質不必看作「省略」，而就是簡化性質的命辭。¹⁴

見於子卜辭中者，此類例亦甚多。如：

（18）壬辰，子卜，貞：帝（婦）妊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556[子組]

（19）貞：帝（婦）周。

——《合集》22223+22264¹⁵[婦女類]

（20A）癸未，貞：帝（婦）多。

（20B）于子丁。

（20C）中母。

——《綴彙》433（《合集》21552+22251+22277中+《乙編》8993+R41146）【此係第一卜，《綴彙》149（《合集》22248+）同，為第二卜。】[婦女類]

（21）貞：帝（婦）妾。

——《合集》22215【《合集》22216+22278+《乙編》8732+《乙補》7390同文¹⁶】[婦女類]

諸命辭僅言「婦某」者，最大可能係貞卜其人安否（無憂或無疾）。例如：

（22）壬午，貞：帝（婦）多亡囧（憂）。

——《綴彙》431（《合集》22252+22253；同辭兩條）[婦女類]

¹⁴ 參看裘錫圭：《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》，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333-334。

¹⁵ 前引蔣玉斌：《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（300組）》之第130組。

¹⁶ 蔣玉斌：《甲骨舊綴之新加綴》之第四組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4887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4年12月24日。

(23A) 己巳，貞：帝（婦）娒允亡囧（憂）。

(23B) 貞：娒亡囧（憂）。

——《綴彙》766（《合集》22256+22261+《乙補》7427倒）[婦女類]

(24A) 丙午貞：啟（啟）弟。

(24B) 丙午貞：啟（啟）。

(24C) 丙午貞：帝（婦）娒。

(24D) 丙午貞：多臣亡疾。

(24E) 丙午貞：多帝（婦）亡疾。

——《合集》22258[婦女類]

上舉（24A）、（24B）又可參：

(25A) 壬寅，貞：□（啟）。

(25B) 貞：□（啟）弟。

——《合集》22135+22263¹⁷[婦女類]

(26) 辛巳，貞：□（啟）弟。

——《合補》6829[婦女類；與子組共版]

(27A) 乙卯卜，貞：子□（啟）亡疒（疾）。

(27B) 乙卯卜，貞：𠄎。

(27C) 乙卯卜，貞：騎。

(27D) 母。

(27E) 帝（婦）。

——《綴彙》939（《合集》22283+《乙補》7342倒）[婦女類]

(28A) 乙卯卜，貞：子□（啟）亡疒（疾）。

(28B) 乙卯，貞：𠄎。

(28C) 乙卯卜，貞：子騎。

——《綴彙》932（《合集》22284+《乙補》7382+
《乙補》7393）[婦女類]

按（27B）、（27C）和（28B）、（28C）等應即「子𠄎亡疒（疾）」、「子騎亡疒

¹⁷ 前引蔣玉斌：《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（300組）》之第六十九組。

（疾）」之省略或簡化說法。婦女類中同卜之辭還見於《合集》22288-22290，略。

討論至此，再回過頭去看「婦𠩺子曰戠」之「戠」的問題。有研究者認為，「甲骨刻辭中的『子戠』可能就是婦𠩺之子」。¹⁸按《合集》20037（自組小字類）：「乙丑卜，王：𠩺（勿）𠩺（緩）出子戠。」是則時代甚早而其人已亡，可見二者應無關。再看下舉幾版卜辭：

（29A）癸未卜，貞：戠不^{*}因（死）。

（29B）癸未卜，貞：（）子不^{*}因（死）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782+《英藏》1913+《合集》21811¹⁹[子組]

（30）[□]申卜，禱，貞：[□]子不^{*}因（死）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60[子組]

（31A）己巳卜，貞：子利女不死。

（31B）其死。

——《花東》275+517

（32A）甲子卜，貞：𠩺中周妾不死。

（32B）甲子卜：𠩺其死。

——《花東》321

（32A）的「中周」其人，見於《花東》102：「乙卜，貞：中周又（有）口，弗死。」黃天樹先生指出，由（32A）可知「𠩺」即「中周」之妾的私名，亦可如（32B）之單稱「𠩺」，²⁰猶如「子商妾𠩺」即子商之妾名𠩺者，又可僅稱「𠩺」。²¹按「𠩺」與「中周妾」亦係同位關係，故其位置可較靈活，猶如卜辭多見的「祖某爽（逌）妣某」，又常可說「妣某祖某爽（逌）」。（31A）的「子利女」，指子利的女兒。²²（29B）和（30）兩辭中的「某子」，皆應係指「某人

¹⁸ 嚴志斌：《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218。

¹⁹ 前引蔣玉斌：《甲骨舊綴之新加綴》之第五組。

²⁰ 黃天樹：〈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〉，收入《黃天樹古文字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409-410。「𠩺」字原整理者釋為「妃」。

²¹ 參看裘錫圭：〈釋秘〉《收入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頁59-60。

²² 此從林澧先生說：「研究者或以為係『子利』之妻」。見林澧：《商史三題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8年），頁64-65。

之子」，與甲骨文多見的「子某」之「子」不同。子組卜辭中的人名「戠」僅此（29A）及前舉「婦𠩺子曰戠」兩見，二者應即同一人。「𠩺子」未說出其私名，與前舉諸「婦某子」同例。

上舉諸辭結合起來看可知，「婦𠩺子戠」、「婦妥子斂」這類稱謂，是完全正常的。（29A）的「戠」即「婦𠩺子戠」，也就是前舉（1A）所記「婦𠩺之子叫作戠的」。「婦𠩺子曰戠」兩辭，去除前述「曰」的問題此層（對比「東方曰析」與「東方析」之變化），再加上前述私名多可省略或簡化不說出，則其實質也就是命辭簡化為名詞性結構，與前舉命辭只作「啟弟」者頗為類同。（29A）與（29B）逐個貞卜「（婦𠩺子）戠」與「𠩺子（某）」是否死亡，其關係與（1A）、（1B）及（17）諸辭亦近。

總結以上所述，本文開頭所引兩版數辭，（1A）、（1B）分別係為「婦𠩺之子戠」與「婦妥之子斂」就某事貞卜，其具體事項未說出，最可能係分別貞卜其人是否順若、是否無憂或無疾、會否死亡之類；（2A）、（2B）係就「婦妥之子斂是否有順若」貞卜。諸辭皆與「生子卜名」云云無關，更談不上所謂「禮俗」。

四

最後還有一點可略為上文所論之旁證者。

本文開頭所舉饒宗頤先生說，除了引用相關卜辭作為所謂「殷人為子命名得到吉占」之證，還引《尚書·皋陶謨》「予弗子」偽孔傳解作「不暇子名之」，和《史記·夏本紀》「生啟予不子」《正義》云云，謂其「視子為動詞，訓作『名子』，意思是為兒子命名」，並舉以下三條卜辭為說（釋文略有修正）：

（33）己亥卜，王：余弗其子帝（婦）姪子。

——《合集》21065

（34）戊辰卜，爭，貞：𠩺（勿）蠶帝（婦）嬭子子。

——《合集》2783

（35）貞：妹隹（唯）史弗其子□□

——《合集》19137

謂：

「余弗其子某子」的句法與尚書「余弗子」頗相類似。若依孔傳說，此當即殷王自卜，為諸婦產子命名之例。

研究者信從此說者亦甚多，與對「婦某子曰某」的解讀共同構成所謂「名子禮俗」。但黃天樹先生已經指出，此類卜辭中作動詞的「子」，實係以婦某「所生之子為子」之義。²³劉影先生聯繫更多卜辭，進一步指出：

綜觀甲骨卜辭，很難找到確定無疑的訓作「名子」的動詞「子」，相應地，《尚書》中的「予弗子」也就不能作為「殷代為婦子卜命名之禮俗」的證據。《禮記正義》：「按『《尚書》云啟呱呱而泣予弗子』，是子愛之義，而此經『子』亦是慈愛，故讀如『不子之子』。」由此可見，《禮記正義》孔疏中保留的才是動詞「子」的真正含義。²⁴

其說可從。聯繫本文所論亦即，殷墟卜辭中兩類曾被用以說明所謂「生子命名」者，都是建立在不可靠的解讀基礎上的。殷代是否確實存在「為婦子卜名之禮俗」，至少從殷墟甲骨文本並不能得到支持。二者合證，某種程度上又可以反過來說明，我們將「婦某子曰某」卜辭，不理解為與所謂「為婦子卜名」有關，應該才是更可能合乎事實的。

參考文獻

一 專書

宋鎮豪：《夏商社會生活史（增訂本）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年。
宋鎮豪主編，韓江蘇、江林昌著：《商代史·卷二：殷本紀訂補與商史人物徵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
²³ 黃天樹：〈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「名動相因」現象〉，收入《黃天樹甲骨文論集》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286。

²⁴ 劉影：〈一則甲骨新綴與「子母子出子」之探討〉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：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18輯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），頁19-20。以上所論，多參考蔣玉斌先生講座：《關於甲骨文字考釋的幾點新思考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），舉辦日期：2021年12月3日。

宋鎮豪主編，宋鎮豪著：《商代史·卷七：商代社會生活與禮俗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0年。

林 澧：《商史三題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2018年。

常耀華：《殷墟甲骨非王卜辭研究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6年。

郭靜云：《天神與天地之道：巫覡信仰與傳統思想淵源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。

張玉金：《甲骨文語法學》，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1年。

趙容俊：《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（增訂本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年。

趙 林：《殷契釋親：論商代的親屬稱謂及親屬組織制度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。

魏慈德：《殷墟YH127坑甲骨卜辭研究》，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1年。

嚴志斌：《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。

二 論文

江俊偉：〈殷墟甲骨文「婦某」角色析論〉，宋鎮豪主編：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10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
李家浩：〈甲骨文北方神名「勺」與戰國文字从「勺」之字——談古文字「勺」有讀如「宛」的音〉，《文史》2012年第3輯。

徐寶貴：〈甲骨文「帝於北方曰伏」等卜辭的讀法〉，饒宗頤主編：《華學》第8輯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6年。

張 昂：《說「死」、「葬」》，待刊稿。

陳光宇：〈兒氏家譜刻辭綜述及其確為真品的證據〉，宋鎮豪主編：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6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。

馮 時：〈釋「離」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27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。

黃天樹：〈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中所見虛詞的搭配和對舉〉，《黃天樹古文字論集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6年。

黃天樹：〈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「名動相因」現象〉，《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4年。

裘錫圭：〈釋秘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
裘錫圭：〈評《殷墟卜辭綜述》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雜著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
裘錫圭：〈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〉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·甲骨文卷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。

趙容俊：〈先秦巫者的生育活動考察〉，《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安陽：中國文字博物館，2019年10月18-20日。

劉 影：〈一則甲骨新綴與「子母子虫子」之探討〉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：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18輯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9年。

饒宗頤：〈由《尚書》「余弗子」論殷代為婦子卜名之禮俗〉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、中華書局編輯部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16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。

三 網路資料

蔣玉斌：《《甲骨文合集》綴合拾遺（第六十一～六十五組 第二組補綴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046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0年9月3日。

蔣玉斌：《蔣玉斌甲骨綴合總表（300組）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2305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1年3月20日。

蔣玉斌：《甲骨舊綴之新加綴》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網站，網址：<https://www.xianqin.org/blog/archives/4887.html>，發表日期：2014年12月24日。